

# 殷武算卦

文：孫以蒼 圖：羅容格

殷武的運氣很差。倒霉極了。

春天太太太一病亡故。秋天鄰居失火，很快延及他的布店。他披著上衣拿著鞋倉促地從濃煙中逃出來，剛定下神，回頭一望，但見烈

焰騰空，火舌四竄，龐大的店舖竟付之一炬。從此他由老闊淪為窮光蛋。

起初，還有些親友同情接濟他，漸漸地，接濟救助沒有了，生活就愈發有問題了。沒

殷武伸手揭下告示，心想先騙頓飯吃再講。



辦法，多方告貸，湊了點盤纏到省城去謀職。

在台南住了段時間，求職無著，尋親不遇，旅費又用完了。旅社住不下去，只得暫時搬到破廟裡住。有一天，殷武在街頭閒逛，看見一大群人圍在牆邊看告示。殷武擠進去一瞧，原來是一位退職歸隱的鄉宦，家中丟了一枚戒指，懸賞紋銀一百兩給提供線索或能代為追查失物的人。殷武已兩天沒吃飯了，伸手把告示揭下，心想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先騙頓飯吃再講。

僕人把他帶到一處高大的宅院，年過花甲相貌堂堂的主人是——前福建水師副將藍大人迎了出來，殷武連真名實姓都不敢報，謊稱自己姓武名英，精通文王神課，能算出失物流落何方。藍副將命他推算，殷武問東西是何時何地丟的？藍副將說：時間地點已記不清了。殷武說：「大人，這就難了。大人如果記得清時間地點，學生排卦一推，就會明白。今連時間地點都記不清楚，推



藍大人對殷武說：「請武先生找出失物有賞，否則送衙門治罪。」

算起來就大費時日。因為得先推算時間，再推算地點，時間地點算準了，才知道失物何在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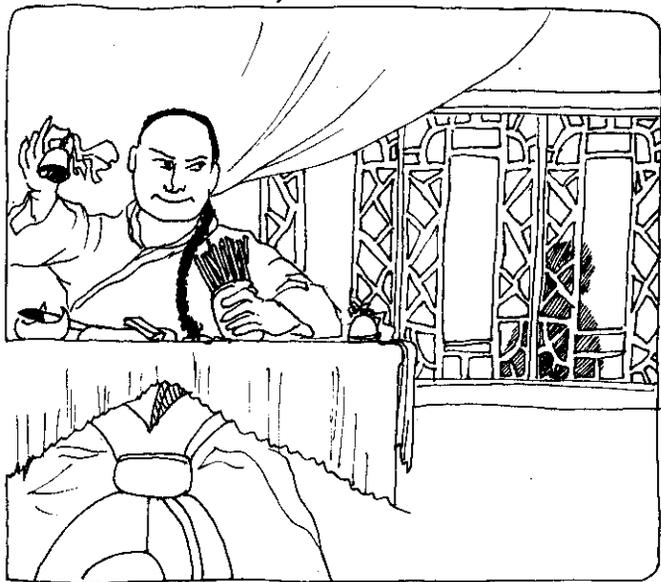
「事情既然急不得，」藍大人接口說：「那麼就麻煩武先生慢慢算吧！但以一個月為限，限內找出失物，除一百兩賞額外另加一百兩酬謝。找不出來，你武先生即是有意詐騙，老夫要將你送衙門治罪。」

時已黃昏，藍大人吩咐擺酒款待。酒醉飯飽，殷武想開溜，請求主人讓他回家去取些應用物件。主人問他需要

→ 那些應用品物件？殷武說不過是曆書、銅錢、卦筒等。主人說：「不用麻煩您往返奔波了，這些東西屋內都有。」同時又吩咐僕人將殷武帶回後房安歇，在事情沒辦妥前，不准離開這所宅院。

殷武根本不識會卜卦，但每天都得裝模作樣的，一邊用六枚金錢置於卦筒內搖來搖去，一邊用筆在紙上亂塗瞎畫。起先他還盤算著逃走，後來見藍府門禁森嚴，僕役一如雲，也就死心了。反正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豁出去看了，看看造化再說了。

僕人每天按時送上餐點，有時還鬼頭鬼腦偷看他寫些什麼？或問一句「先生有頭緒了沒有？」殷武靈機一動，覺得這名僕人行跡可疑。於是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第二天，殷武不搖課也不寫字了，只面露笑容地躺在床上唱小調。一連數日，僕人送飯時忍不住好奇地問：「先生不再算卦，難道已算出東西是什麼人偷去的？」



殷武每天裝模作樣算卦，心中則想該如何自救。

「其實我早已算出來了，只為可憐一個個人，想設法救他。不然，我早就向大人報告真相了。」殷武一本正經的說。

「先生想救的是什麼人呢？」僕人問。

「我想救的是偷東西的人。若偷的是普通的東西，家賊嘛，不過挨頓板子；趕出府門了事。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你知不知道現在偷的是御賜之物，情況就不同了，是要全家抄斬滅門的！我能忍心不救他嗎？行走江湖，目的不就是替天行道，指點迷津，厚積陰德嗎？」殷武威厲的注視著僕人侃

侃而談。他和其他的僕人閒聊中得知失竊的是——一枚御賜的寶石戒子。

僕人見心裡發毛了，低聲問道：「先生準備如何救人呢？大人會放過偷東西的人嗎？」

「只要那人肯知過懺悔，山人自有道理，保他全家無事。」殷武鎮定嚴肅地說。

僕人撲通跪倒在地，懇求殷武救他一命。

殷武巧施妙計成功，欣喜非常，他叫僕人起來，吩咐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僕人歡喜而去。

殷武隨即請見主人，告訴他失物已算出來。藍副將高興地問失物在那裡？殷武說：「卦辭上說『內皮外毛，物在其其中，紅首白尾，往來移一動，忽棲樹顛，忽入牢籠，或飛或走，難定其蹤。』根據卦像解釋，大人失去的戒子，恐怕是被一隻公雞吞了。」

藍副將問佣人家中有没有飼養白公雞，佣人說有，吩咐抓來殺了，戒子果然藏在雞脖子裡。藍副將大喜，擺宴

相謝，席間，藍副將凝視著殷武帶著玩笑的口吻說：「先生，你不是你和舍下的僕人串通好耍的一套把戲？」

「大人何出此言？」雖然心驚，殷武依然氣定神閒的說：「如果大人捨不得賞銀，學生分文不取就是。」

「老夫豈是吝嗇之徒。」藍副將說：「上菜。」佣人捧上一大盤菜，藍副將又問：「武先生，你能算這盤菜是什麼，老夫才相信你的神卦非凡。」

殷武注視著那盤菜，只知道是禽類，很難分辨得出是雞是鴿或其他家禽，默然良久，把眼一閉自言自語地嘆道：「殷武，殷武，這回完事了！」

「果然神算。」藍副將哈哈大笑道：「先生不必介意，老夫多疑了。」原來盤中是隻鸚鵡，因為鸚鵡與殷武同音，殷武自思自嘆，藍副將卻以為他——算就準。

宴罷，殷武領了二百兩銀子，回家重操舊業。